

若有所思

纹枰坐对

战友们赠我一副云子,用细草藤编制的圆盒子盛装着。随手取一枚细看,它身形半椭圆、底部扁平、细腻温润,赏心悦目。将一枚黑子对着阳光,它便透出墨绿色的光泽。

据传,围棋为尧所作,今人曾在汉墓殉葬物中发现石制棋盘,历经传承,成为现在纵横十九道共361子的形制,也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颇有影响的棋类活动。围棋被人称为“手谈”“坐隐”,亦称“忘忧”“烂柯”等,从中可以看出历代文人雅士的一种精神追求及文化内涵。而今之围棋,加入了太多功利性的东西,清风渐远,乐哉哀哉?

我也曾下过围棋。

当年全国兴起围棋热,军营里的战士们也都学着下围棋,黑白之间的厮杀,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。经常对弈的几个班长,棋风各异。匡班长是力气型的,下法强悍,攻击一点不顾其余,揪住你的长龙不放,猛攻猛打;汪班长是斗智型的,东一榔头西一棒槌,看似攻上,实则图下,处处布下手筋,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;倪班长稳健有序,步步为营,守角守边,布好局,等待对手入瓮后再绝地反击。我们下围棋都不讲情面,即使面对首长,也能下狠手。棋盘上的风格,也代表了大家带兵训练的作风,按照教导员的说法,就是“一个个都是能踢能咬”的主,独当一面叫人放心。后来

到地方上,这几个战友也都把

自己的事业与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在我即将离开部队之际,这几位班长合起来送了我一副围棋,细心的倪班长还寻来一块图板,用墨笔画上了棋盘,还刷了一层清漆。这就是现在我手里的这副云子。我专门查了云子的来历。云子,原产地为云南永昌,以玛瑙和琥珀为原料制成,始于唐宋,盛于明清,为士大夫所喜爱,也曾是珍贵的贡品。世间有“永昌之棋甲天下”的说法。现在的云子,就是在“永子”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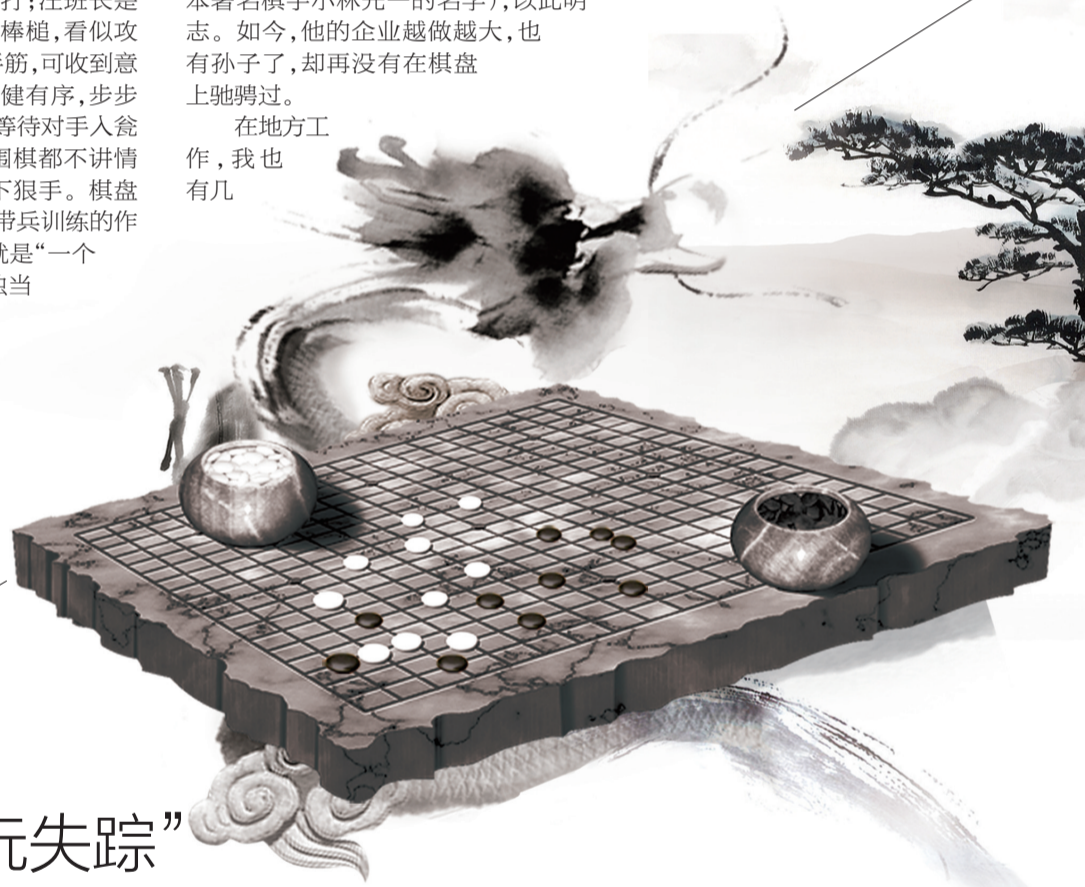
这副云子伴随了我30多年。分别数年未见的汪班长来洛,不及到风景区游玩,就叫我带着这副云子到宾馆。我们一夜手谈,竟不觉疲倦。还有江苏的孔姓战友,大概想到在部队下棋时总输给我吧,后来有了儿子,便取名孔林光一(孔林来自父母的姓,光一则取自日本著名棋手小林光一的名字),以此明志。如今,他的企业越做越大,也有孙子了,却再没有在棋盘上驰骋过。

在地方工作,我也

有几

位喜欢对弈的朋友,有时不乏私心,把对弈作为同僚间的润滑油。一位常在一起对弈的朋友位高权重,我曾将这副云子送与他,期望他能于公于私给我些便利。朋友一枚一枚地把玩,然后问我:你知道苏东坡的《观棋》一诗吗?“纹枰坐对,谁究此味。空钩意钓,岂在鲂鲤。”一子贵千金哩。我暗觉羞赧。这副围棋,毕竟伴随我走过了一段坎坷人生。

如今面对流水般的时光,静下心来,偶尔读读关于围棋的书,时常取出这副云子,对着阳光细细地瞧,感受那沉而不滑的舒适手感,然后拂去棋盘上的轻尘,夹起一枚棋子,轻轻落在天元之上。争锋厮杀的心境已经远去,抿一口清茶,摆一局棋,棋子一枚枚落在心里,那浮躁之味便又淡了许多。



闲读偶记

《说话》“玩失踪”

打扫了房间,沏上了清茶,静静地坐在书案前,读得全身心都受活起来,或是不断地骂“这龟儿子会这么写”,生许多嫉妒,或是数天里沉默了,胸中闷得透不出气来……这是贾平凹在随笔集《说话》里写的一段文字,令我印象极深。

这本《说话》与我“玩失踪”已经很多年了,最近才冒出来,让我惊喜了一整天。

这本书是我20多年

前买的,还记得当时一翻开它,我立刻就被书中的第一篇文章《说话》的俏皮劲儿给吸引住了:“我出门不大说话,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。后来想,伟人们都不说普通话,我也不说了。”“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嘛!”

遗憾的是,我还没读完,它就趁我搬家时“失踪”了。记得搬家时,我亲手将三个书架的书仔细打包搬运,确定没有一本书丢失,奇怪,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“开溜”的。

每当闲下来时,每当想重温贾平凹那个读书的细节时,我就立马产生翻找这本书的冲动,可惜,将三个书架上上下下搜寻个遍,总是连个影子也找不见。没想到,就在前几天,我与《说话》“邂逅”,像与多年未见的老友在街上重

逢,让我惊喜不已,真不够意思,这家伙一“藏”就是20多年。

我仔细打量着、抚摸着、翻看着它,眼里竟有些潮热,“老友”和我一样都老了,泛黄的书页散发着淡淡的墨香。其实,这20多年来,它一直在书架上静静地等我,我却毫不知情。

这本随笔集是小32开本的,薄薄的,很不起眼,我在后面的版权页上看到,它是1995年3月印刷的,定价为4.65元。怪不得找不到呢,原来,这本“小书”在“豪华装、大开本、硬皮封面”的书堆里,硬生生地被埋没了。

我忽然对书架上那些“贵族书”生出一丝怨气:书是用来读的,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,你们,你们……

想来,每个读书人应该都会很怀念昔日图书的简装吧,软软的、薄薄的一册,携带方便,还好读,唉……

杨方

说古论今

仁者与犬儒

李焕有

嵇康和钟会会面,画面堪称经典:洛阳城郊,柳树荫下,嵇康挥舞着大锤,咚——咚——胳膊上的肌肉饱满有力;向秀拉着风箱,呼——呼——似在为嵇康打铁配乐。

正在力与美的乐舞高潮之时,几匹大马扬起的灰尘渐渐弥漫了舞池。来者不是别人,正是当朝红人钟会和他的几个哥儿们。钟会站在离铁匠铺不远的地方,眼巴巴地望着嵇康,想与嵇康做朋友。嵇康则旁若无人地继续演绎着自己的圆舞曲。当当,咚咚的乐声填塞着尴尬的时间。

钟会久等无果,很没面子地扭头离去。此时,就在此时,“何所闻而来,何所见而去?”“闻所闻而来,见所见而去。”一个鄙视、讽刺地问,一个自信、高傲地答,这答案中藏着“走着瞧”潜台词。

孔子曰:唯仁者能好人,能恶人。嵇康是仁者,在权贵面前不低头、有底线,对于讨厌的人,即使对方是当朝红人,他也可以挺直腰杆,不做软骨头。

前些日子,偶然看到《恶毒梁欢秀》中有关“犬儒主义”的话题。当下的犬儒主义者,一言以蔽之,好坏、对错无所谓,理想、信仰心中无;有奶便是娘,得势就猖狂。

面对“仁者”和“犬儒”的话题,我脑子里蹦出了如下思考。

人每天每时的作为,如点连成线,线构成面,面又构成了一件终生脱不掉的衣裳。善良、高尚的作为,如丝、如绸,舒适美观;龌龊、卑鄙的作为,如草、如纸,粗陋朽薄(xi ā ob á o)。绳从细处断,衣从朽处烂。当终生难脱的衣裳破了烂了之后,身体就会暴露,显出自己的本质。

“叔夜此诗,豪壮清丽,无一点尘俗气。”这是宋代大咖黄庭坚对嵇康的赞誉。晋文帝司马昭的妻子王元姬看到钟会平时的作为,做出预言:“见利忘义,好为事端,宠过必乱,不可大任。”事实正是如此,嵇康名垂青史,钟会则因谋反而死于非命。

记得有首小诗这样写道:一天很短,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,就已经手握黄昏;一年很短,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窈窕,就要打点素裹秋霜;一生很短,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,就已经身处迟暮。在这么短的生命历程中,我们应该不忘初心,不怨天,不尤人。

“合抱之木,生于毫末。九层之台,起于累土。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”人生环形道,把聪明用在损人利己上的人,到头来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“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误了卿卿性命。”这是历史经验的昭示。社会的进步,不需要如钟会那样的犬儒,而需要更多像嵇康这样的仁者。